



太阳汤

Tai
Yang
Tang

海东 著

开心是你的遭遇，幸福是你的能力。我们活在世上，会遇到很多开心与不开心的事，但请务必幸福，因为你有能力让自己幸福！

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
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





太阳汤

Tai
Yang
Tang

海东
著

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
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

责任编辑：陈曦

版式设计：任敏

插图：刘家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太阳汤/海东著. —深圳: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, 2011. 7
ISBN 978-7-80709-390-9

I. ①太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49398号

太阳汤

海东 著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18009 深圳市深南大道6008号)

深圳市汇亿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

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字数: 90千字 印张: 10

ISBN 978-7-80709-390-9 定价: 22.00元

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书味

Shu mei

惯有个习，自认是个不错的习——每当在阅报读书之时，总触得点感想，在字行间的空白处，留些着墨，算做笔录。其中由文章所生的翩想，对精妙辞赋的回应，与作者在时空间的对话，天马行空、油然而生也时而有之。

从前，勤勉地留下了不少笔录，甚时比文篇的内容还多。满一页蓝黑墨水的字迹，俨然成了书本的要角，文章竟做了配角。且不论当中是否确有可阅的价值，自己始终认为是个不坏的习，尚可存留。

可是，随着书本搁到了书架处，报刊进了回收站，笔忆也就成追忆了。一篇文章，从突发而来的构思，整体的行文格调，到与锋芒同争辉的要旨，居中的一些神妙辞句，多成于这些点滴笔录，越这么想，就越发觉这些笔录的可贵，而不应让其流逝。

后来，发见一个法子。虽说电脑不是新物，当中这个好处还是新近才发现。每当有所成的概想，立即通过键盘输入到电脑，保存起来。电脑打出的字体正规范，看在眼里舒服。渐渐地，摘录得起劲，越摘越多，并越录越广。且电脑里的文章相当易于管理，故而分门别类，罗列有致，杂思散论一篓子有了安窝，不再流离失所。

刚开始，用电脑打字并不利索，碍于鼻喉舌额的发音不很腔圆，老打错字。而且，敲字不同于书写，书写包括运笔的劲道、字体的大小、速度的快慢、字行的间隙，甚至如呼吸、伏案、换纸等等动作都将直接促成一种习惯性的在挥洒中的衍想过程，电脑中的敲字并不尽相同，未必能在脑海中把内容展现得殷实。在电脑还不大行其道之前，有所谓字如其人，一个人的书写，代表一个人的骨节。观念已渐淡，人们对书写的要求已不高，甚至在电脑中可敲出风风烈烈的文篇，未必能用手笔书写出淼淼清波的字帖，是文化传统的落失，国粹也渐有了沦丧的颓势。从侧说，一个没了骨节的人，只能通过他的精神来征服大众，要求更高。文章如此，没了苍穹般的挥书，更要求有行空般的灵动。

某些人能用拼音拼写出自己熟知的方言，诸如川话的“啥娃娃”，粤语的“你系边”，甚至能拼出英文的“哎啦服油”。头脑里的发音与洞现的字并不同音，却成一体，是个异象，也是个奇观。这个境界，吾至今不能达到。

后来，打字的速度有长进，竟把一些从前的错音、白字纠正了，是个意外的收获。不觉间，基本下手不误，键停字现。自此，平素有些精谨话、牢骚话、掷地有声话、无病呻吟话、主观话、客观话、确有所事话、空穴来风话，寄寓于文字当中，全键入到电脑。时而回头看，时而往前想。温故，有了策本；知新，有了哨灯。疏疏落落的段章，成了鞭策自己，发人警醒的一道工具。人类之能别于兽禽，就在于对工具的运用。生篝火，使人身体强健，制猎具，使人征服自然；结文载记，如一剂安神补脑液，定气，聚神，还魂，生创想。

受到文字意识的浸润，便一下子对文篇有了很高的崇拜。既然沾惹上了对情愫的倾耳，便不难想象对窗口的倾心。枝枝节节的笔录，有了一定的篇幅，渐而，也就成了篇章。至今，不曾历尽颠沛流离，涉世不深，未尝世俗的炎凉冷暖，不见职场的狂风浪迭，并不能廓清世途中的真学和糟粕，故所成文字，大抵稚嫩，难有锋芒。崇尚

表达便是了却的宗旨，自己虽然沉着于胸，别人看来却是一脸愁容，缺少了水银泻地的气势。可是，拙作能被置于案头，从严审度，已感幸荣之至。

触动人心，一个多么美妙的辞藻。如果一个人不曾触动过人心，他的心是空洞、虚弱的；如果一个人不曾被触动，他的心定是如同冰窖；如果一个人太容易被触动，他是多愁善感、自作多情的；如果一个人被触动，却又故作镇定，他是孤高自赏的；如果一个人用花言巧语去触动人心，是一种欺骗。纵有些人，以辞藻韵仄添补了内容上的不真实，毕竟不能久远。生活在局内，混沌不明，自己并不自知；站在局外，对局中的种种，想一想，写一写，竟也怡然快慰，既是为文创作的动力，也是动机。

不能在文字中丢掉身为宣导者、控诉者、省思者、传递者的尊严和使命，不能为得到某种声名而巧立缚文，一旦开始了欺骗的游戏，不论结果如何，大家都会是输家。语云：文无奇巧，人宜本然。能以切身体悟为文，比起以笔赋自我标榜，比起大书特书却“堂皇”不及文儒、“锋芒”不及文吏之伪道学，比起拾人牙慧却沾沾自喜的假战士，从情致上，业已有所超越。做事，不求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于心。可话说回来，倘若不能如人意，又怎么能无愧呢？说无愧，只是无地自容后的向往。要如何行知做事呢？唯一的标准就是只问苍生，不问鬼神。毕竟苍生能言，鬼神是百口莫辩。

既然本来只是些只言片语，不妨就维持它的风貌，无甚高论，只能争取言简意赅。若承了林语堂语，“文章如同女人的裙子，越短越好”，选作杂文短篇，既是能力所限，别人读来也并不累，倒也是一举两得。当中的一篇半页若能唤起人们的一丝动容，并不因乏力而让人深感枯竭，令人欣然。即便沦为尚待商榷的行文，能够引发辩论或思考，已如初衷。

伟大的艺术家能赋予一画作、一雕刻、一曲谱以隽永的力量，赐予死物生命，并唤起人们的共鸣。书本虽为死物，其充满活力的生

命却不能被忽视，书本甚至可以荡涤一个人的灵魂，陶冶一个人的性情，警示一个人的步履，照亮一个人的前方。我想，文字的魅力，文字的韵味，盖当如此。

目录

[前言] 书昧 / 1

无物 / 1

诸业 / 7

启齿 / 12

入膏 / 17

大小 / 21

语言 / 26

落狱 / 31

摸黑 / 36

非福 / 40

学习 / 45

致富 / 49

铁人 / 60

劲草 / 64

裹束 / 70

善始 / 74

心炼 / 78

嗔毒 / 82

治书 / 87

家庭 / 94

处身 / 99

大观 / 103

若苦 / 110

一次 / 114

藐藐 / 119

为常 / 123

世力 / 128

乐生 / 132

旁征 / 135

有价 / 139

磐汤 / 143

[后记] 幸福 / 147



无物

Wu wu

今日，遇见一件让我感觉有趣的事。

听朋友介绍，在城中，尚存着一片虽已高楼林立，却依故维持着旧风的城村，而其中最让人乐道的是，当中还遗有一顶不大的尊坛，逢年过节，便人头涌涌，热闹非凡，是里民及虔心之众围聚的圣事。朋友从前在城村里生活了一阵，虽不算虔徒，也是个传统的人。恰逢过年，朋友说为了不使来年的愿景又成了瞎盼，便促我与其一路，到城村里去，既体验生活，也祈个好兆。我应允了。

城村，一半是城，一半是村，一半是盼，一半是绊，既有让人盼往的一面，也有让人揪绊的一面，是一种特殊的集体。尊坛确实不大，神台一搁，便已占了大部分的位置。道路经过重新修葺，已不见山林野坡的乡土味，而房子却是低矮的，与其周围的耸楼大厦不入，却也相映成趣。

凡空余处都已早早摆放了桌椅，据说是为晚间的年餐备的，看来到时很可闹腾一番。在一片不大的空间里，老老小小聚集于此。小童们围着神台，托着腮巴，注视着香火的点烧，时而抓一手香灰，朋党间相互打闹，童趣盎然。

父辈们在长板凳上，或蹲，或立，或跷腿而坐，手中香烟的烟纹与香烛的烟纹交织在一块。烟草的分量很重，身旁的孩子闻到，都退避三尺。妈妈



们最不得闲暇，除了给大伙备吃的，还得给上神供吃的，丝毫敷衍不得。攀比完孩子的学业，接着便攀比上供品的多寡。即便诚心尤在，让神知道了，还得让人知道。所以，鸡鸭猪牛，瓜果蔬菜，一样不能落，也一样不能落于别家。

忽而出现了一位老妇，着装上看，应是一位阔人，人们见着，多恭恭敬敬。虽为耆老，步履却很稳健。她走到神台前，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，口中念颂着圣偈。小孩子们也模仿着模样，念的可是些七灵八怪。

按照习风，贡品在神桌上得贡上一夜，至少也得置上一段时间，甚至被夜犬游猫给叼了，还得补上，方显诚心。习俗一直留延下来，经年如此。而此位老妇也非三日新妇，必然知道这些旧节，而她却没有依循此路，做了旁人看来很突破的举动。待上神享过了贡品，神台上的散祚还尚有余温，老妇便招呼周遭的孩子，把食物分了，孩子们脸上不无欣然鼓舞。这大抵也不是什么新鲜事，大人们也是看在眼里，闷在心里，没多阻拦。恰有一位少妇，估计不多历见，竟上前使了指点，语带犀利地质问起来，意为老妇违了古道，是大不敬的事。老妇微笑着，并语韵清越悠长地回复道：“东西凉了，让孩子吃了，对身体不好。”

而后，老妇躬着有点驼的背膀，静静地走开了。这短短的一句，分量十足，蕴涵了或许比古道本身更坚固的内容。我相信，老妇一定是一位有信仰的人，此刻，她的身影竟盖过了尊像，让光芒在另一处焕发。走向信仰，走向心里的夷然自若，走向删刈芜杂的精神纯度，不是一条坦途。摊头卦卜，让人不能自圆；自命不凡，让人不能自重；苦行修身，让人不能自拔；朝着零星期冀，赴汤蹈火，至死不渝，过于式正。对于信仰，经验主义是不管用了，概想信仰的如此如彼，既要有点偏执的本性，又不能对一切的常理和常道视若无睹。

信仰就是精神上的粮食。人的肉体需要粮食，以维持生命；精神上，同样需要粮食，以维持当中的勃勃生机。为我们活着图个说辞，当遇到这样那样的坎，当遇到形形类类的陷，依然有奔头，能迎难而上，用全部的生命来赌一把，这便已成了信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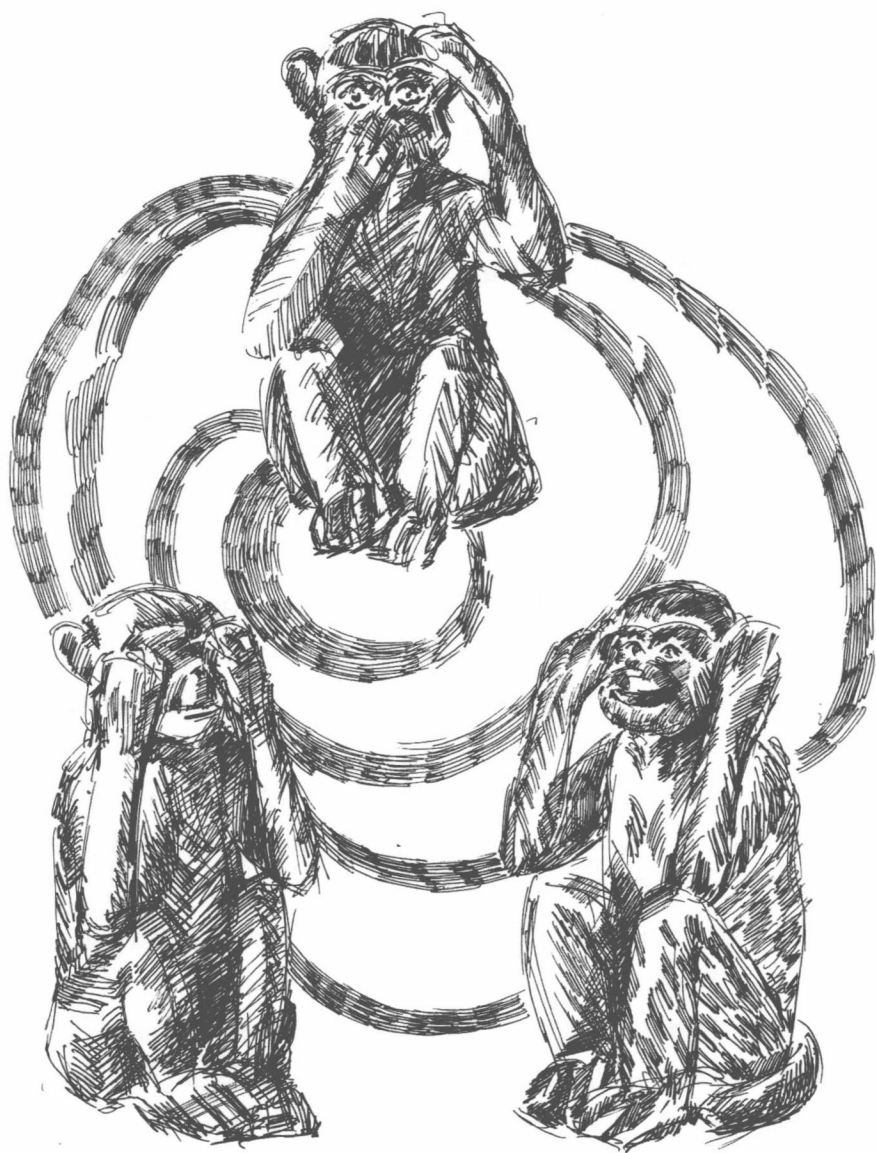
日月星辰，我们就这么来，斗转星移，我们也必将这么去。难不成活着还得图个义正辞严？然而细想，我们如何才能活得更好？活得更好又是为了什么？继而就必须得直面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该信什么？信什么让我们走得更远？没有信仰的人，难成精神上的巨人。如果你相信人生是顺理成章、盖当如此，顺遂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，那信仰的来源，也是必然的，必然于上苍给人类一切的与生俱来。作为人，既不知，又有所信，那就不得不信。或许，“不以为然”也可以成为一种信仰，但是，我们既然神往贯穿宇际，就不能不搭建天梯。

提及信仰，难免想到宗教。认为信仰等同于宗教，是混淆了概念。信仰并不从属于宗教，宗教却在所有形式的笃信当中，最似桥梁。宗教只是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，仅此而已。宗教存在着信仰信物，是人类认知以外的征象产物，这些具体的表象不为人所证实，但是，信仰物件的客观存在与否，并不排斥宗教的可信性。信仰物件能不能成为眼睛和心灵的纽带，能不能成为凡间和天界的纽带，在有些人看来可以，在有些人看来却是相当野蛮。无论信仰还是被信仰，崇拜还是被崇拜，追随还是被追随，都是属于精神领域的，而不是物质领域的。

信仰的物件是否客观存在关系并不大，正如东方的佛陀、西方的耶稣，他们在客观并不能证，而圣典、舍利子，又是可证的。不论对何种信仰物件的否定，都不该被当做是对宗教信仰的谩视。认为有，并不等同于信；认为没有，也并非出于不信。因为有，才去信，那是误读的信；因为信，便笃信有，那是蒙昧的知。

对梵哲唯唯诺诺，那不是信；信手拈花便成定海神针，那不是信；对于玄远的非俗非宗，用人格化的神阐释到彼岸的般若，如此契化机理，也不是信；作五蕴未空，不得修多罗，更不是信。颂信，手上要有功夫，心中要有气路，不求佛果，不度涅槃，只摄樊偈，追本溯源，这是信。

没有信仰物件，难免有一点悲情色彩，因为“人生是苦”，这是佛偈。这里的“苦”不是消极悲观，而是人生无永存，喜乐身健都不能永远保有。而信仰物件并不衰败，达到“常乐我净”的境界，达到极乐世界的波罗蜜多，



对于信仰，经验主义是不管用了，概想信仰的如此如彼，既要有点偏执的本性，又不能对一切的常理和常道视若无睹。



信徒们心中存着信仰物件，可以保持信心满满的生活向往。不过，憧憬永远是超越现状的，这需要超凡的般若，简化把信心转化为动力的过程，脱离不了理学中的“转依”，终于也不过是落得对生活的更加长长戚戚。

换个角度，信仰物件不能证有，也不能证无，信徒必然相信这些是客观存在的，是真实的先验知识。这部分，由普遍意识上的“信”成为了“知”。虔诚的信徒，深信宗教不能广泛地传播，是为大众所不知，而不是为大众所不信。知的人，必然会信，信的人也必然认为这是“知”。究竟这是“信”还是“知”？既然人不是全然理性，既然不循序理性也是一种感召，我们不妨只关心对于笃信，是遂理，还是成道；关注我们的笃信是于德，还是于欲；看看我们的笃信在实践过程中，是如虎添翼、推波助澜，还是如有天堑、蹒跚难行呢？

朽木一块，琢之成器，不琢是识，都是一途。寡欲清心和无所适从，表现一样，境界迥异。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”。深究之，于身的饮食授身，于心的励精图治，于名的流芳百世，于业的传宗接代，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？为什么有了这些会更好？人人求长生不老，芳颜永驻，倘若我们真的能永远活下去，会更好吗？很显然，答案是否定的，纵使人人追求这个，渴望这个，结局并不是皆大欢喜的。观自在菩萨也好，圣母玛利亚也罢，都招呼咱们伴其一路，直到永恒。可能，与其结伴同行，都是我们自己的臆想，是我们在自然污灭的“乐”和虚妄永存的“苦”中的寻思。

独能成善的信仰，不是好的信仰，独善其身的信徒，也不是好的信徒。成就信仰的纯满，不能没有常理和科学。常理是理性，科学是理由。缺少了科学，只知道义理中的汤头歌诀，只能做做表面功夫。求神拜佛，为的是贪权求贵，食斋念珠，为的是欺世敛财，这些也不是信仰。用杀猪宰羊、礲狗献鸡的手段希冀五谷丰登，祛病除害，远不是梵理中的正途。信仰缺少了常理，可以成为攻击异己的武器，成为无是无非的大闷锅、无因无果的大炼狱，同样是祸害。以信义之名，行暴，凌虐，拷问道德，挑战法律，把自己的怯弱、无理，归咎为替天行义。这些林林总总，都是少了常理和科学做基础的对信仰的渎释。



一猓皮犴，依然有觅食的信念，依然能够执着；一缕烟渺，能随风而荡，或入土，或出尘，同样有个过程。信仰和鸦片有没有区别？如此无的放矢者大有人在。否定了“神”，也同样否定了“人”。我从来就不相信有神，但我一直坚持有“人”就有“神”。“神”能够万全能，因为有“人”；“神”能够端置于彼岸，因为“人”尚在此岸。鸦片是物，“神”也是物，荦大端处，信“物”未必得救，吃鸦片一定会死，概此可咨。



诸业

Zhu ye

一大清早醒来，惺忪蒙眬，抓扒了几下枕被，枕头有棉质的，有鸭毛掺和的，有鹅绒的，近期还时兴加入了明目醒脑的决明子、清凉透气的荞麦枕。被子的种类更是繁多，配合时令有着不同的搭配组合，羽绒被于当下流行，还有符合人体工学、象征着高科技的七孔被，而棉被的质重让我们更安稳更踏实。掀开被子，伸展着肩腰，各家各派各有养生之法，归从哪家，实属私好。揉揉耳目，大吼一声，神泽气愉；撞太渊，按劳宫，打胃经；梳头一二百，抗外邪，保肌体。

下着了地面，踩上一双拖鞋，顿觉一体清新。拖鞋有皮的、木的、泡沫的、竹的、棉的，设计上五花八门，功能各异。地板光鲜亮丽，墙面粉白光灿，幸而有装修师傅的提点，不然柞木、橡木、樱花木、花梨木、紫檀木、铭木，通体砖、抛光砖、玻化砖、马赛克、天然大理石，虫胶漆、酚醛清漆、醇酸树脂漆、硝基纤维漆、聚氨酯漆，煞人的朗朗堂堂，名目之多，直叫人头昏目眩。

走进卫浴间，对着镜子洗刷一番。牙刷的毛束把牙龈蹭出了血，定是太太把牙刷给换了。虽则刷毛只有软、中、硬，只要不纠缠于形状、把柄、毛束的疏密等问题，选择还是较容易的，但这三者的区别，直接关系到牙龈牙



齿的健康舒坦。端一瓢清凉的水，冲撞脸部，让人豁然一身。水中好像有点异味，并带点黄质，在水质处理时，过滤、离心、沉淀、分离、上浮、混凝、氧化、吸附、反渗、交换，不知哪道程序又出了岔。

在餐桌上，太太已经准备了洋气的金枪鱼三文治。早餐多有豆浆、油条、粥品、粉面、葱饼、花卷、馒头、榨菜、鸡蛋、香肠、土司、糕点，独这半洋不中的三文治没得我高赏，只能勉强咽下，草草收场。打开电视，最早的新闻已经开播，尤其股市行情占了绝大的版面，指标分析、K线形态、波浪理论、江恩理论、切线分析，门门都是道，关关都是坎，反正股本不多，也不指望翻身做大庄，压在那儿，难保哪天顺风能够推倒墙，成一回驾雾的仙，不无了快。看着看着，窗户外面的车鸣声已骤然变大，大家已经动身上班，自己也得快快出门了。

今天不需要出席什么特殊场合，择件舒坦的衣裳便行。打开衣柜，顿时瞪目，布料不一，款式却近似，男式衣裳大概就这个特点吧。

闭了眼，顺手牵了哪件便得，“嗖”一下，往身上一套。“不行，这质地特能上色，你出汗了咋办？”太太阻拦道。

再“嗖”。“不行，这面料不透气，把人闷坏了咋整啊？”

得，继续“嗖”。“不行，这衣服都起毛球了，怎么穿啊？”

好，坚倔着“嗖”。“不行，这件易长皱纹，回来我还得烫，烦人呐。”成，这回你总没意见了吧？“你都光膀子了，还有啥意见啊？”太太应到。

“那你看咋整？”光着膀子的人不耐烦道。

“穿这件吧。”太太说。

“这？跟刚才那个有啥区别啊？”光着膀子的人继续发难。

“有啊，这件便宜，穿着俺不心疼。”光着膀子的人面对着的人很是直接。

到了街上，放眼都是人流车龙，选择哪个站台，将直接关乎这个月的全勤奖。站台甲人多车多，站台乙人少车少，站台丙有时人多有时车少，站台丁老婆在那儿等车。算了，打个出租车吧，这个月的全勤奖是打水漂了。

交通还算畅顺，路面上满是各款不同的车辆，看在眼里，既有点嫉妒，又有点悦目。车辆行驶在城市的主干道上，经过公安局、消防局、卫生局、



民政局、财政局、工商局、交通局、建设局、规划局、国税局、地税局、司法局、国土局、计生局……每次把路走完，就像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礼迎，既慨觉权力，也倍感义务。

来到了办公大楼，时间还算凑合。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电梯口，那里已被众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电梯门打开，人们络绎进入，似乎中间有种魔力把人们逐一筛选出来——总裁、副总裁、秘书、总务、财务、人事、销售、企划、广告、研发，轮到我进入电梯，“吡——”电梯超重，没敢直视大家的目光，我已步在电梯的界门外。

终于到了自己的座位上，厚厚的文件及数目繁多的电邮等着回复，虽然统一能用英语一种语言，所去往的地域可是相当众多——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日本、韩国、荷兰、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土耳其、澳洲、新西兰、葡萄牙、丹麦——宛如把世界走了一遍。这份工作最有意思之处就在于能带给人一种安徒生式的翩想，一种处丘壑却可自由挥斥的快慰与自若。

把邮件一一回复，是我工作的主要内容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电梯发出超重的警鸣时，我这位堪作苗条的同志便拟成电梯的赘肉，招致割舍。午餐时间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，前半天的工作量已经基本体现了个人价值，午饭后时光基本是等着被剥削剩余价值了。

择选中午的餐食，是最恼人的。鲁、川、粤、闽、苏、浙、湘、徽，各成一派；爆、烧、炸、炒、卤、炖、焖、捞，各得一法；咸、甜、麻、辣、酸，五味杂陈。碰巧遇见大学同学小穆，他也在同一大楼上班。此时撞见他，有种莫名的兴奋，同他一路，便免了这择食的扰人之苦。结果小穆同志赶时髦，正在减肥，啥也不吃，顿时有种被人出卖了似的云深雾暗。

青年时代，下课铃是一曲悦耳的童笛，不长的声响，扼住了每一个学生的脉搏。下班没有下班铃，即便有，也只是扼住了资本家的脉搏，而资本家又扼住了劳动者的脉搏。而我，如贫血之徒，有血无脉，还多少显示着“自由”的身段。

突然接到老婆打来的电话，告知急情，家里没青菜了，通知我到旁边的菜市场购把鲜实的蔬菜回家。我“自由”的身段只能存在自由的意识内，恰